

在寒冷的冬天，最盼望的事情就是春暖花开。眼下春天已来临，千花盛开，万花绽放，赏花仿佛成为全民时尚。

花海引人海，人海逐花海。在这个春天，相信许多人打开微信朋友圈，不时会有好友晒花、鉴花、分享花之美，共品花之俏，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花团锦簇满目春。

花，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珍贵礼物，是美丽、幸福、品格、健康的化身。生活中，花的功能强大，用途广泛，地位独特。世界上花的种类有多少，就有多少美好的寓意。

当人类的世界里有了花，便再也离不开花。意大利诗人但丁在《神曲》中这样写道：“我向前走，但当我一见到花，脚步就会慢下来。”印度诗人泰戈尔在《飞鸟集》中说，“生如夏花之绚烂”，“神对于那些大帝国会感到厌恶，却绝不会厌恶那些小小的花朵”。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花的国度。国人与花结下了不解之缘。史料表明，国人赏花育花的历史，比欧洲早了千余年。尤其是大唐盛世百业兴旺，宋代的稳定与繁花，带来了中国花卉业的空前发达，举国上下种花、赏花和插花蔚然成风。“一日看尽长安花”“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等诗句，就是生动写照。

斗转星移，月岁变迁。古人赏花的盛景，今朝逐步重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花意浓浓，花市缤纷，花事热闹。

我不是专业的赏花人，只是看到寻常所见的花木，稍微留点心思。想着这些品种繁多、神形各异、气味不同的花朵，不由得发出一些赏花的感慨。

赏花要护花。花是美丽使者，是生物和生命的杰作，却又无比娇弱。每个人既要有赏花的心，也要有护花的心，对花敬畏、爱惜、呵护。赏花时要将文明礼仪刻在心中，绝不能攀折将花握为己有，更不能人为地损害花。观赏、拍照应保持距离，要以文明的姿态去拥抱自然，自觉做到文明踏青赏花。

好花不开常，赏花要惜时。北方的很多地域春天来去匆匆。桃花、樱花、玉兰、丁香、郁金香、芍药、牡丹等常见的花，本身花期就很短，而且娇嫩，一旦经历风吹雨打便会凋谢了。“养花一岁，赏花十日”。再不赏花，春天就过去了；再不赏花，花儿就凋谢了。

赏花要阅花。阅花是理性、是文化、是情趣、是高雅。只有阅花，才能了解花的特点、习性，才能领略花的精神和品格。只有阅花，才能走进花的世界，感受花的生命境界。人阅花，花的美才能真正显现和释放；花悦人，人在赏花时放松身心、陶冶情操。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我们不妨多花点时间去欣赏身边的美好，去感受自然的力量，去与友人分享快乐。或许，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有意义。因为在赏花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是在欣赏花的美丽，更是在品味生活的意义。

一花一天堂，一花一世界。春天无处不飞花，让我们走出家门，醉在春日赏花时。

那情那景

醉在春日赏花时

□孙柏文

10

黄刺玫

2024年4月20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宋志芳 编辑：门丽莹 E-mail: feifei1986123@126.com

这个春天
我赤手空拳地去看花开

我相信花的清白
每一朵花的怒放
与青春 哲学 自由都没有关系

西山路向尹城街转弯那一瞬
我忽然觉得王昌龄的名字很美
美得让我想念他的老家西安了——
也想念榆林
我总觉得那些双手抚摸着依然觉得遥远的窑洞
欲言又止

我甚至想念边塞诗里冷暖交错的月光了
王昌龄啊
你何其有幸——
近得文武精髓
又随人生起落 辗转于南北山水

我的眼前
只有一棵红缨树

给我一匹白马
一身汉服
我匹配大唐盛世
我想快马加鞭 一程
春和景明

《纱》

世界
肆无忌惮地溃烂、流血
我没有枪
也没有纱布
只能躲在没有风的地方 以为港

我跟月亮说
风太大了
你快躲躲
月色惨白——
哪里有风
是具象
虚妄

也是一场——
无法缝合的悲伤

樱花

(外一首)

□马晓辉



●赏析

缘起缘聚赏桃花

□洪曙光

晨风引路，没有时间去留意更多，超越一段距离，赶赴一场花事。

一路寻访，近了，近了……

记得宋代女词人严蕊写过这样的句子：“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春色满眼，花香浓郁，真是好美的桃林啊！海一般在阳光下膨胀，霞一般披拂在大地上，蜀锦一般裹挟在我周身……红的、白的、粉的、浅粉的，一层层向外打开，撞击着我惊喜的眼眸。

一个人的到来，花期如约，如此声势，单单向我。

一树桃花，树树桃花。枝叶交错，处处绿荫。每一朵桃花似

一张清纯的笑脸，每一张笑脸都笑向我，我心中的快乐恣意地流淌着……蜜蜂的流响，鸟儿的歌吟，野雉在林间低语，一派大自然的交响乐，飘融在花海中，飘融在熏风里，飘融在我的耳畔。

慢慢赏，静静看，轻轻地呼吸……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不知这桃林的主人做着怎样的一个梦？

我想象着，逸兴遄飞。人生只有一次啊，完成自己就好！

不管怎么说，赏心悦目的同时，心底感激着桃林的主人，在家乡这片土地上精心打造了这一处田园景致，圆了自己的梦，也给了我一个春天的寄望“缘起缘聚赏桃花”！

母亲买的豆浆机

□钱永广

周末，母亲提着大包小包进城来看我，给我带来很多黄豆、玉米、花生等杂粮。与每次一样，吃过中午饭，她就要回老家去。

当我送她下楼时，细心的母亲发现，我走路时左脚有点瘸，她忙问我怎么了？跟在后面的妻子说：“他的脚抽筋了，医生说他是缺钙，建议多喝些豆浆。可一台豆浆机少说也要四百元，他总是舍不得花钱，下不了决心买。”听了妻子的话，母亲轻轻“哦”了一声，继续和我向前走。走着走着，母亲停了下来，像是想起了什么，问我：“三子，我也缺钙，我进城一趟不容易，你能不能陪我在街上转转，帮我买台豆浆机？”

母亲的话让我很意外。母亲每次进城来看我，我还从未给她

买过东西。我想，我终于可以为母亲尽一点孝心了，这可是多年来隐藏在我心头的一个愿望啊。

我和母亲很快就来到家电商场。母亲左挑右选，终于看中了一台美观精制、价格适中的豆浆机。当我来到收银台准备交钱时，不料母亲抢先一步，把钱给付了。无论我怎样劝母亲把钱收回去，她是不肯。

母亲走后，晚上，我和妻子发现，母亲买的那台豆浆机还“藏”在墙角的阴暗处。我立即给她打电话，母亲说：“那台豆浆机是专门为你买的。有了豆浆机，就可以把我给你的黄豆、玉米、花生磨成浆，养养身子了。”

母亲的话还未说完，我已感到眼睛湿润，看着那台崭新的豆浆机，一股暖流涌遍了我的全身。



聊过以往那些事儿

走在四月的芳菲里

□高丽秋

小城春天是在须臾间莅临的，似乎有些猝不及防，就被一树树、一丛丛的花攻陷，继而定是柳叶如眉、梁前新燕、楼台烟雨，何不着一袭薄薄春衫，赏遍春色。

这里的小街小巷藏着江南的精致温润，不张扬，不喧嚣，正适合一个人流连。暖暖的风慢条斯理地吹，没有丝毫倦意，风的翅膀是透明的，却赋予了万物诸多色彩。小街中竟然有这么多的细节被忽略，藤蔓掩映下的金色门牌，散发着上个世纪的贵族气息；向阳的金叶榆，正小心翼翼地探出小小的嫩叶，像初生的婴儿对世界的一个惊喜的张望；庭院里几棵玉兰树，已长出大大的花蕾，怎样一个冰清玉骨的香魂还没有溢出，怎样一副俊逸的画卷还没有展开，一场春雨后的满城旖旎，都包容在这场春梦中，它的满腹心事正悄然酝酿，别去打扰，任其沉溺在平夷坞的禅寂里。

偶然，在街角处邂逅一场繁茂的花事。整齐的桃花竞相开放，粉的、白的、淡绿的，如一幅锦缎铺入眼前。花乱开，密不透风的美丽，不留余力地漫溢着。庆幸赶上了这场盛大的春宴，冬日脱去僵硬的外壳，柔软到一个漂亮的花蕊，唯美到一片桃红李白的渲染，淋漓到一阵急促的雨痕，浪漫成一个紧紧地相拥。花事谁也拦不住，就这样肆无忌惮地绽放着，静默与喧嚣，华丽与朴素，重彩与淡墨，幽暗与绚烂，清空与流动，都从蕊间一点点绵延而出，夺人目，撩人心，并泛滥成灾。草色层出不穷，芽绿最抢眼，最能在心中荡出生命的活力，萌发或凋落，生命的两个不同意向，一个走向繁荣，一个走向衰败，枯荣之间多少悲欢离合接踵而至，但每个街口都值得翘首以待，时运的痕迹正以不同的方向存在着，笑靥宛然，海棠依旧，都是对流年的深情阐释。

闲暇时，不妨信步到一座小小的园，踏上迂回的石径，恰似穿梭在宁静的记忆中，踮脚低眉，读懂内心深处的绿肥红瘦。桃花灼灼，粉花黄蕊，坐拥细雨斜风，不久会蜕变成一枚枚青果，期待一笺烟雨的轻抚。天地无语，自有一种花开花落的井然有序，空寂，几只鸟雀翩然飞起，滑过日影，了无痕迹。春深似海，妖烧的风景次第登场，一米阳光的温度蛰伏在杏树上，开得沉静、悄然，只有宋祁才能让这些花朵在诗卷上恣意流淌，让每一处枝干都闹出勃勃生机。小憩在石凳上，遣散一些袅袅遐思。岁月的纹理，或许来自一段春的花事，一场夏的雨声，一季秋月色，一片冬的雪韵，多年前那场缠绵悱恻的别离，早已似千株落红，抖落在春野中。此时，只想为清寂的小园，写几行清丽的诗句，以清风为平仄，以花影为韵脚，而意境，取自目光的尺寸。

继续起身踱步，石径幽幽，夹杂几棵柳树，回闪在转身处，用柔嫩的枝条拂一拂细密的春愁。愁，似一丛零落的花，瓣上的馨香犹在，一袭红颜装，有谁怜惆怅？零落是它的宿命，朱颜是它的残梦，切莫拾起，随一卷愁绪逐风而去，自行离散。蔷薇的诗句盛开在书页间，一触即痛的痛惜，都在指尖、在眼前徘徊，人花对视中抽离出几丝缱绻的呢喃，诉与谁听。且行且慢，思念的脚步总是在初春的烟愁里沿着花香一路寻来。因为懂得，红颜易碎，心似花羽纷纷扬去，所以会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托起不尽的疼爱与怜惜。不想碾碎花的芳香，还有鸟鸣中的几声殷勤，绿意绵长，生长的季节在波光中摇曳，投射到一支寻梦的长篙里，婆娑起舞。季节把万物渲染得如此多情，就如同对众人的问候，那是关乎心灵的暖聚。清明时节，于万物是生长，于内心是一种怀念。往事依稀，与昨昔的风月有关，记忆沿着蜿蜒的小径迂回，像水墨词里涌动的温情，爱会旧，情会老，思念却不会封尘，在此岸也在彼岸，淡入又淡出。

走在四月的芳菲里，倚亭，凭栏，似细雨滑过千回百转的缠绵，淅沥而来，东风渐远，水面写满春日书。有暗香悄然袭来，仿佛简约的时光里，某段纯净的离殇。唐宋风骨中，曾在“空余一地梨花雪”的洁白中隐居，芬芳散落，恰似眉宇间的三分浅愁，躲在一朵花的绮梦里，拈花一笑，是与万物心心相印，寸草寸心，一点一点把思绪染绿，云水起伏处，重见欢颜。